



《紐約客》雜誌有正式撰稿人，名叫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 (Malcolm Gladwell)。他是牙買加一個非洲黑奴和一個白人種植園主的後代。他自己生長在加拿大，如今一連出了三本改變因襲觀念的暢銷書而在美國出了名。最新一本書名為《超凡者》(Outliers)，與其說是其自傳，不如說是「冊斷一志書」，尤其在於「成功」、「天才」等概念上發表了獨特見解。

一般人都認為成功主要來自天賦才能，沒有天才就不會有成功。格拉德威爾則認為，生來才能和一定的知識固然重要，但天才並非唯一或最為重要的東西，真正有用的普通實踐經驗，他舉例說，比爾·蓋茨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為他有了「所給他大量時間練習做電腦程序設計的學校」，「在他自己開辦公司之前，他就已經在電腦程序設計上花費了一萬多個小時。披爾士們毫無疑問是有音樂天才的，但他們也確實比別人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他們之所以能成為「披頭士」，是因為被偶然邀請去德國漢堡表演，在那裡他們一晚上演五小時，一周演七天，正是這初次演出機會使他們最終放出了異彩。

格拉德威爾認為，成功不是個人天才的必然結果，而是由許多其他因素——家庭的、朋友的、歷史的、地理的、環境的、文化的和各種偶然的因素綜合的結果，是各種有利條件逐漸積累的成果。有人說，商人的成功，如他在密蘇里州一個鄉村養馬場有個名叫蘭甘的人，他的智商高達一百九十五(愛因斯坦也只有百分五十五)，可是他成長的環境裡沒有任何因素能幫助他，他可謂凡天資得到發揮，所以也就不可能大有作為。格拉德威爾寫道：「沒有一個人，不管是搖滾明星，不管是職業運動員，不管是電腦軟件億萬富翁，甚至不管是天才人物，——是自己單槍匹馬取得成功的。」

格拉德威爾將所有人的成功都歸之於「一萬小時準則」(the 10,000-hour rule)，也即任何領域中成功的關鍵都與天才無關，要的只是實踐，一萬個小時的實踐，——十年一周二十小時的長期練習。

這個準則也許並不新鮮，偉大發明家愛迪生早就說過：「天才是一百分之一的靈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中國人也早就有「十年磨一劍」、「坐十年冷板凳」等箴言。今天，格拉德威爾的「準則」之所以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是因為如今在美國到處流傳着「靠自己的天才成功的男子」(大多是男人，而非女人)的神話，「一萬小時準則」無疑是對這種神話的令人驚覺的挑戰和衝擊。

### 《叢書》變格的期刊

許定銘

容易的事，因為政府法例規定：出版期刊要有兩位平紳士簽名擔保，或交保證金一至兩萬元才可註冊，沒有資出版。這個銀碼在當年是可買一層樓的數目，合法出版的一個電影時代。在在期刊註冊(在申辦期的人只能走兩條路：一是在期刊註冊，二是在申辦註冊)；二是以《叢刊》形式，每定期一個書，當單行本出版。不過，無論採用何法，文學期刊都注定命運坎坷，難以成長！

最近買到幾冊書名：《在摸索中》、《失學以後》、《我們的節日》、《輝煌的新年》，即屬於此類「變格的期刊」的《學習叢書》。翻查資料知道此《學習叢書》約出近二十冊，第一輯《讀書的季節》，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由香港文叢社出版，發行人陳丹忱，社址在灣仔仔(今譯謝非)道三〇號四樓。

我手上的幾冊《學習叢書》都是三十二開本，約四十頁，全部由畫家陸無涯繪畫並插圖，像大家見到的這冊《我們的節日》，封面即有一胡胡樹等者，陸無涯繪插「字樣。這期有一個《兒童節特輯》，有胡胡樹、余所亞、柳木下和卡秋華的專文外，還有《一九四九年兒童節日兒童工作者宣言》，由曾昭霖、黃慶雲、盧荻、袁水拍、陳君傑……等三十五人簽署，極具歷史價值。

### 網路成癮是精神病？

文佳

據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近年內地一些城市的精神病患者比率有所攀升。隨着社會的變化、競爭的加劇，人們精神壓力加重，精神病患者增加確實成爲都市的流行病態。

不久前，深圳某家醫院協同其他部門，會對最新精神科流行病學作專題調查，調查發現：深圳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精神病患者。有數據說，深圳每年自殺的人數有兩千之多，遠比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這確實令人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深圳的一位女士便有過親身經歷，她參加過當地一個口譯高級培訓班，班裡面有一位「不正常」的女生。這位女生幾乎逢人便吵，動輒向同學發出警告：「我是深圳戶口，我誰都不怕。我老公在公安局，把你們都抓起來！」回憶起這段情景，這位女士倒吸了一口冷氣。

人們對精神病比率的上升，反應平常，甚至已「見怪不怪」。不過，最近的一則新聞，卻令不少人暗自思量起來。這則新聞是，北京軍區總醫院拋出一個「網路成癮臨床診斷標準」，將網癮納入了精神病範疇。按照這一標準，非工作所需，平均每天連續使用網路達到或超過六小時，類似症狀達到或者超過三個月，那麼就有患精神病的嫌疑。「標準」一出，輿論譁然，在社會引起極大的爭論，有統計發現，不到一個月時間，有關這一標準的新聞報道多達數百條之多。這也難怪，很多人壓根兒就不會想到，一覺醒來，自己成了精神病人！

其實，內地非工作所需每天使用網路超過六小時者，多不勝數，最新的一個報告顯示，內地二點五億多網民中，一成六人每周泡網時間超過四十小時，也就是說，按照這一標準，有疑似精神病人的，數達三、四千萬。這也是這一標準推出造成強烈反響的原因所在了。

目前，這一標準已通過專家論證，不過爭論還在延續，也重新喚起人們對有關問題的關注。流覽網路，爭議的文字源源不絕，甚至制訂標準的人也招致了責罵。有媒體就直指，制定這些「標準」的人本身就有精神病。

這場討論以及各式謾罵，很有意思，也帶來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引發人們對自己精神健康的關注，目前不少網迷人人自危，開始檢視自己是否網癮成癮患者。廣州開始出現新的段子。坊間的一個段子是：上高中的兒子最近抱怨，老爸每晚臨睡前都會敲門提醒下線，而且老是問這一句：「幾小時啦？」孩子總是回答說：「五小時五十九分！」兒子纳闷：老爸是不是也跟着就不過癮了？

### 理學大儒丁文江

西遇塵

丁文江，字在君，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三日生於江蘇泰興縣，一九三六年元月五日卒於長沙，是中國地質事業著名的創始人之一。傅斯年說：丁在君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在個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位理學大儒。

丁文江十五歲出國留學，深受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他的生活自居很有規律，開水睡眼要八小時，平常講究衛生，在飯館吃飯要用開水燙洗碗碟，夏天吃水果，要用開水浸二十秒，每年要尋避暑的地方。丁文江犯有腳氣病，醫生說赤腳治療有效。於是，丁文江在家常赤腳，拜訪朋友，也無忌諱，常光腳，自稱「赤腳大仙」。丁文江有二十年的煙齡，後來身體不適，醫生勸他戒煙，丁文江立刻就戒了。丁文江的科學生活，伴隨一生，從不覺有甚不便，讓常人感覺不可思議。

《大學》有言：「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非諸人。」這句話用在丁文江身上，是很恰當的。他不說謊，也要求人不說謊；他不懶惰，也要求人不懶惰；他不學債，也要求人不學債；他不貪污，也要求人不貪污。他在生活中和工作中，身體力行，堪稱名副其實之「理學大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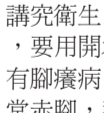
丁文江有玩籍癖。他見到不喜歡的人，總是斜着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的白珠多，黑珠少。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又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他對待朋友，就像對待自己的兄弟姐妹，無微不至地關懷，一絲不苟地呵護，極其熱情，極其細心。

丁文江是一位卓越的地質科學家，也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教授。他一生教育育人，誨人不倦。他教育學生，有過必規勸，有成績則讚不絕口。他曾有一位得意門生叫趙亞會，他總是見人就誇獎。當趙亞會在雲南不幸被土匪打死後，丁文江哭了許多次，猶如孔子哭顏淵。他承擔了學生的善後工作，到處爲學生徵募撫恤金。處理好趙亞會的善後工作後，丁文江主動擔起了趙亞會兒子的教育責任，暑天帶他避暑，親自督責他的功課，並且常常把他帶在身邊，視同己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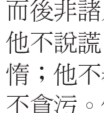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元月五日，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丁文江，在湖南譚家山煤礦考察時，因煤氣中毒，遭爾長逝。丁文江去世後，傅斯年作詩紀念：「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怒髮鬚。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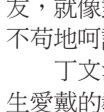
文化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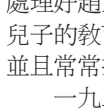
文化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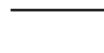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文化經濟

